

第八届中国艺术节昨晚开幕

《风中少林》《常香玉》冲刺“文华大奖”

本报讯(记者 李颖)由文化部主办的第八届中国艺术节昨晚在武汉体育中心开幕。

从11月5日至20日,将有来自全国19个省、市的54台剧目分别在主会场武汉和宜昌、黄石、襄樊、荆门、鄂州5个分会场,角逐中国舞台艺术最高奖项“文华大奖”。我省有两台剧目参加角逐,一个是省豫剧一团创作演出的现代豫剧《常香玉》,另一个是郑州市歌舞剧院创作演出的舞剧《风中少林》。

本届艺术节上,除了评选舞台艺术“文华奖”外,还将进行全国群众文化最高奖项“群星奖”的评比。在这一奖项上,我省的少儿舞蹈《下雪了,真滑》、成人舞蹈《牵手》、少儿话剧《啄木鸟飞回来了》、三弦书《抢辣椒》、豫东琴书《家庭风波》等5个节目进入表演类决赛,另有6

幅美术作品、5幅书法作品和3幅摄影作品进入美术、书法、摄影类决赛。

据介绍,中国艺术节每3年举办一次,自1987年创办以来,已先后在北京、云南、甘肃、四川、江苏、浙江成功举办了七届。在第七届中国艺术节上,河南省豫剧二团推出的大型豫剧《程婴救孤》获得了“文华大奖”第一名,实现了我省“文华大奖”零的突破。

一吐为快

诗歌拍卖 “拍”掉了什么

韩浩月

史上最为荒唐的一起拍卖会日前在北京嘉里中心举行。在这场名为“中国汉语诗歌手稿拍卖会”上,放出的最大一颗卫星是,“莽汉”诗歌流派代表李亚伟的手稿拍出了110万元的天价。拍卖公司经理近楼台将自己的诗歌作品列入拍卖行列,主要策划人一举将六成诗稿囊入怀中,某诗人21万元拍走了自己的手稿……其幽默搞笑程度比王朔在小说《顽主》中描绘过的“三丁文学奖”更甚,诗人们的精神意淫终于在此刻登峰造极。

我国《拍卖法》第22条规定,“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不得以竞买人的身份参与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并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竞买”。对违反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拍卖人给予警告,可以处拍卖佣金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而“中国汉语诗歌手稿拍卖会”最大的买主就是这个活动的策划者黄岩,他拍走了60%左右的手稿。同时,拍卖公司的经理在自己公司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把自己的作品列入拍卖行列,属于典型的明知故犯。“中国汉语诗歌手稿拍卖会”不仅削弱了拍卖行为的严肃性,也误导了公众对于拍卖的了解和认识,降低了拍卖在公众心目中的公正性。

据媒体报道,很多已经留名文学史的著名作家、诗人的手稿,在私下的交易价格也不过数千,而这次拍卖会很多即便是诗歌爱好者也不见得熟悉的诗人手稿也拍出了几万、几十万元的价格,仿佛一夜之间,诗人手稿成了比原始股票还炙手可热的纸张。诗歌若真如此高价,民间投资人早就冲进去争相竞拍,无奈整个拍卖场难觅诗歌圈外人士,更别说是有人提着真金白银来换这些可能大多数都不值几文钱的手稿了。外界的漠视使得诗歌拍卖会只能是一场自娱自乐的游戏,拍卖会的策划人不过是玩了一个“左手换右手”的戏法。但是,这个戏法虽然并不高明,它所需要达到的效果却实现了——“如果你认为这是恶意炒作,你可以这么认为”,此次拍卖会的策划人和最大买主如是说。

恶意炒作并非只体现于此次手稿拍卖,在此之前,拍卖会策划人之一苏非舒的“裸体朗诵”、“论斤卖诗”,引起了舆论的关注,正是这种关注,才启发了策划人进一步将诗歌活动往恶俗里延伸的灵感。如果这只是策划人的一厢情愿,拍卖会不过是其一时的异想天开而已,但令人意外的地方恰恰在于,很多诗人兴致勃勃地参与了进来——哪怕心知肚明这不是“行为艺术”一把,更有甚者还沾沾自喜地四处宣称,自己几首只有十多行的诗居然可以卖到几万元——诗人的虚荣和不自知已经到了很荒唐“浮躁”来形容的地步。诗人目前的这种精神状态,也许是我们见不到好诗的最好答案。

诗人们陶醉在自己制造出来的虚假繁荣中不能自拔,顶着恶俗之名,还要扮演殉道者的角色。在诗人们看来,不管使用什么办法通过什么途径,只要大众关注这个群体、发现诗歌还未死亡,他们就做出足够大的贡献了。诚然,与一切皆可娱乐、恶俗无处不在、炒作无孔不入、混乱四处可见的各种“圈”相比,诗人圈里的那点事儿实在算不上什么。但之所以诗人的炒作会被舆论尖锐批评,是因为这种炒作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不能遮掩诗歌创作日渐式微的态势,不能提高读者对诗歌美的认识,不能提升诗人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它的唯一作用就是,增加人们对诗歌的失望和对诗人的厌恶。传统观念中根深蒂固的才华横溢、浪漫潇洒的诗人形象,如今已经被当代诗人糟蹋得差不多了。诗人当务之急要做的只有一件,那就是用作品说话。

白天新闻采访 晚间文学创作

记者作家“双栖人”

■本报记者 左丽慧

近来,省内一些记者或曾经从事记者职业的作家纷纷推出了自己的作品,“记者出书”现象越来越频繁地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从记者成为作家,有必然联系,记者写作和普通作者写作有什么不同?连日来,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有联系,但不是必然

“从记者到作家有联系,但不是必然的联系。”曾有10余年媒体工作经验,日前推出第二部长篇小说《城市课》的青年作家郭昕说:“做记者的生活让我更加真切地认识了社会万象、大千世界。对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有了一定的把握。”

现供职于河南工人报的奚同发也认

为,新闻记者不仅带来了写作素材和现场感受,也使他接触到许多作家,从他们那儿学到许多东西。“我去年发表的中篇小说《你敢说你没做》就源于一次新闻接触。当时听公安战线的朋友讲到与犯罪嫌疑人斗勇斗智的手段和经历,加入我的理解和想象,就构思了其中可能的较量细节。”奚同发说,他的短篇小说《送你一把水果刀》则让一个晚报记者直接成为小说的主人公,“获得全国一等奖的小说《检察长的36岁生日》也来自于一次前往法院的经历。”

“从记者成为作家,这样的先例中外都有很多。”著名作家张一弓也有过30多年的记者生涯,谈到记者和作家的联系,他说,记者视野开阔,对生活的观察更仔细,对生活中的新事物有着敏锐的洞察,

成为作家有一定的优势,“两者对生活、对人民的关注是一致的,其历史感、社会责任感是一致的,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新闻、文学两套思维

张一弓表示,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是两套不同的、可以相互补充的思维,新闻写作追求的是真实,而文学创作更多的是要了解、尊重文学的创作规律。

“记者是一个记录者,传递社会的声音;作家是一个创造者,是一个‘手艺人’,是无中生有的人,同时也是社会问题的呈献者与分析者。”郭昕说:“记者是一个职业,职业可以转换。但是在内心深处,我是一个作家。要做一个好作家,必须研究人性、社会性,因此作家可以活得

很清醒。”

“我白天一般是做新闻写作和新闻采访,这时投入更多的是新闻思维,也就是用简洁的办法解决面对的素材。尤其是语言上、结构上有一套新闻的路子。而且多是‘急活儿’,现采现写,对语言的形象化几乎没什么要求。”奚同发告诉记者:“文学写作则更多的是虚构。”

对于未来,奚同发和郭昕同样把文学当成了终身追求。“新闻记者对多数人来说不是终生的事业。毕竟年轻人跑来跑去做记者更合适。”奚同发告诉记者,等生活积累到一定的时候,他将把更多精力投入到长篇小说的写作上,“是以新闻记者为主角的。国内这样的小说不多。我想题材和生活感觉上,我还是比其他专业作家更有优势一些。”

郑州商城东南城垣保护年底动工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根据国家《“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我市被确定的5处国家级大遗址分别是郑州商城遗址、新密古城寨遗址、巩义宋陵、巩义窑址、新郑郑韩故城。记者昨日从市文化局了解到,这几处大遗址的保护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在郑州商城遗址保护方面,《郑州商城东南城垣景观和绿化设计施工方案》已经基本完成,《文物本体保护和陈列展示方案》已开始设计,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审批完毕,《拆迁资金预算报告》正在审核中,年底以前,郑州商城东南城垣保护工程将开始动工实施;《郑韩故城大遗址保护规划》、《郑韩故城遗址近期实施保护区详细规划》已通过国家文物局专家组的评审,待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实施;巩义窑址规划编制工作即将进入实施阶段,宋陵安全技术防范工程也已进入试运行阶段。

《飘扬的红丝带》结束全国巡演

本报讯(记者 李颖)随着11月4日晚在河南省郸城县的最后一次演出,河南省曲剧团创作的《飘扬的红丝带》结束了由国务院艾防办、卫生部主办的预防艾滋病全国巡回演出活动,于昨日下午回到郑州。

此次省曲剧团全国巡演从10月26日在山东省菏泽市开始,接连在山东邹城、新泰,河北邯郸、武安,河南临颍、项城、郸城等三省八个市、县演出8场,行程3000多公里。因为地域相连,语言近似,再加上鲁、冀两省和河南在戏曲上有很深的渊源,因此,《飘》剧的演出在各地颇受欢迎。

截至目前,《飘》剧已在17个省、市、自治区的近60个市、县、区进行演出,据悉,鉴于《飘》剧“地方小戏种成功演绎国际大题材”,在全国巡演中取得良好社会效益,卫生部近期有意再一次与河南省曲剧团合作一部卫生题材的新剧目。



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闭幕

11月4日,第十一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闭幕,共有19个节目获奖。其中,朝鲜平壤杂技团的《空中飞人》、中国河北省杂技团的《诗画韵——蹬伞》、中国河北省吴桥杂技团的《同一个梦想——绳技》获金狮奖。

4日,河北省杂技团演员在表演《诗画韵——蹬伞》。

新华社记者 巩志宏 摄

新科影后颜丙燕 拿奖后工作一下就多了



11月3日,笔者前往《牛郎织女》剧组探班。与刘嘉玲分享金鸡“影后”殊荣的颜丙燕,在这部小制作电影中,扮演一个从外地来广州的底层打工妹。

诗人尹丽川执导的新片《牛郎织女》即将在广州杀青。11月3日,笔者前往剧组探班。与刘嘉玲分享“影后”殊荣的颜丙燕,在这部小制作电影中,扮演一个从外地到广州的底层打工妹。她说,现在还没有从得金鸡“影后”的喜悦中缓过来,等戏拍完了,要好好看一下李冰冰的《云水谣》和刘嘉玲的《好奇害死猫》等几部金鸡最佳女主角提名影片,看看自己好在哪里。她还透露,拿“影后”对今后事业的实质性帮助就是采访她的记者多了,找她拍戏的人也多了。

在片场,颜丙燕穿着普通,斜挎一个小包,嘴唇和指甲都是触目的玫红色,活脱脱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但爱美之心不泯的外来妹。拍片间隙,颜丙燕与男主角吕玉来有说有笑,轻松愉快。谈及得奖感受,她说得不得奖心态没有变,该干吗干吗,但是外在变化还是很明显的,“工作一下子就多了。”她哈哈大笑说。

《爱情的牙齿》是导演庄宇新的处女作,因为资金有限,颜丙燕零片酬演出。现在这部《牛郎织女》,是尹丽川继《公园》后的第二部作品,投资同样不大。颜丙燕说:“像我这样的演员,几乎没有机会拍那些大导演、大制作的戏,但是我又很喜欢表演,所以就经常拍些小制作低成本的电影。”颜丙燕直言,拿奖的最大好处,就是给了她名气,工作机会也多了起来。她说:“好奇的人会去看看《爱情的牙齿》,看看我究竟配不配当影后,这样人家才会对我有个了解。” 张秀琼

▲颜丙燕在新片中饰演外来妹。

与刘威相恋十年无遗憾 杨若兮后悔说出分手事

4日,笔者连线正在横店拍戏的杨若兮,相对于在《北平往事》发布会上痛哭流涕地公开自己与刘威相恋近10年的感情破裂,杨若兮已平静了许多。回想当天发生的情景,杨若兮有些后悔:“当时真的有点失态了。可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坚强两个字不是说到就能做到的。有媒体说我炒作,我只能一笑置之。如果真要炒作,何必等那么久,我们俩分手已经快5个月了!”

相恋十年 “财神”撞出爱火

1998年拍摄的电视剧《财神到》,让杨若兮和刘威这对年纪相差近20岁的男女撞出了爱情火花。杨若兮对于这段选择,并不后悔,“在和刘威之前,我没有什么感情经历,在男女交往这件事上,我比较单纯。直到今天,我依然觉得那段感情给了我很多幸福的回忆。”

尽管身边的朋友甚至家人都认为两人的年纪差距实在悬殊,但杨若兮却不认为这是他俩感情之间的障碍,“这些年我过得很好,他给我很多照顾和呵护,让我过得很幸福。我不管别人怎么说,两个人的年龄、外形有多大的差异,我从来不在乎。”杨

若兮希望将来与刘威还能做“很亲密的好朋友”,“我希望他以后能过得很好。”

处事简单 “当时有点失态”

和她过去扮演的角色类似,生活中的杨若兮也是个活泼、开朗的姑娘,还有些小脾气、小任性,“生活中的我比较简单,最怕和别人勾心斗角。有什么就说什么,从来肚子里憋不住事。喜怒哀乐,脸上也藏不住,因为简单才快乐嘛。”在杨若兮看来,她是个演员,在片场做戏,当然不指望回到家里还在做戏,这种性格却让她不时有些情绪化。

相信爱情 不会一世不嫁

刘威不辞而别赴美后,杨若兮大病一场,差不多4个多月没有接戏,爸妈把她接回重庆精心照料,3个月后才慢慢恢复。如今,杨若兮正在横店赶拍电视剧《红海棠》。虽然戏份很重,但杨若兮并不觉得是一种负担,“相反,我觉得特别充实。我很幸运,刚走出感情的困境,就有这么好的戏可以拍。”

这段感情失败,对杨若兮今后的恋爱、



婚姻是否会有影响?她沉吟了片刻说:“我还不知道。不过,我想,我不会一辈子都不嫁人吧,以后,我会更懂得保护自己,心态会更平和。对待爱情,我想我还会有冲动,依然选择相信爱情。”